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一

起武德元年五月盡九月不滿一年唐古國名陸德明

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李唐之先李虎與李弼等八人佐魏伐東魏有功皆為柱國入柱國家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生子昉襲封昉生淵襲封起兵克長安進封唐王遂受隋禪國因號曰唐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上

諱淵字叔德本隴西成紀人七世祖高祖王西涼是為

涼武昭王至曾孫熙家於武川熙孫虎從周文帝始家長安帝在位九年改元一

戊武德元年五月戊午隋義甯主禪位於唐遜居代邸隋開皇元年受禪歲

在辛丑三主三十八年而亡 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造

告天於南郊大赦改元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大業三年推五

運為土德色尚黃 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於冠軍破之冠軍

縣屬南陽郡 王德仁既殺房彥藻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兵敗甲

寅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為鄴郡太守陽帝改洛州為武安

郡相州為魏郡此又改魏郡為鄴郡也 隋煬帝凶問至東都戊辰畱守官奉越王

侗即皇帝位越王侗亦元德太子昭子 大赦改元皇泰是時於朝堂宣旨以時

鍾金革說文曰鍾當也 公私皆即日大祥追諡大行曰明皇帝廟號世祖

追尊元德太子曰成皇帝廟號世宗尊母劉氏為皇太后以段

達為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為納言鄭國公元文都為內史令魯國

公皇甫無逸為兵部尚書杞國公又以盧楚為內史令隋初內史省體監令

各一人尋廢監置令二人郭文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共掌朝政

時人號七貴皇泰主矚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辛未突厥

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突厥官子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

杜佑曰武德初因隋舊制九部樂一燕樂二清商三西涼四扶南

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疏勒九康國前一百十八卷隋大業四

年引杜佑註九部樂與此不同又考宋祁新唐志唐有十部樂有

十四國伎以八國入十部而不明指八國爲何國此亦異同而難

考也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

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

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

之壬申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

百餘員唐六典國子生文武官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已

上曾孫太學生文武官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

曾孫四門生文武官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若庶人子爲俊士

生者後魏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

記云天子設四學館立注周四郊之虞庠也今郡縣學亦各置生以其遠遠故置于四門請移與大學同處從之

員 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爲尚書令黃臺公瑗爲刑部侍郎

東魏置黃臺縣於相國府長史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

靜爲納言司錄竇威爲內史令李綱爲禮部尚書參掌選事掾殷

開山爲吏部侍郎屬趙慈景爲兵部侍郎韋義節爲禮部侍郎主

簿陳叔達博陵崔幹

歐正崔幹通鑑原文作崔民幹至次年二月又作崔世幹胡註以爲前後必有一誤今按

新舊唐書神通傳皆云崔幹思爲太宗御諱故史臣刪去中開一字耳然世與民二字莫可考其當從何字今依本傳刪去世民二

字以便讀者竝爲黃門侍郎唐儉爲內史侍郎錄事參軍裴晞爲尚書

左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爲內史令禮部尚書竇璡爲民部尚書

蔣公屈突通爲兵部尚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尚書瑗上之

從子懷恩舅子也上待裴寂特厚羣臣無與爲比賞賜服玩不可

勝紀命尚食奉御日以御膳賜寂

六典尚食奉御二人屬殿中省

視朝必引與同

坐入閣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稱爲裴監而不名

寂仕隋爲晉陽宮監親之以舊

官稱

之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無不關掌符引升御榻呼爲蕭郎

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眾終不自理上嘗有

敕而內史不時宣行

隋唐之制凡王言下內史省皆宣署申覆而施行之

上責其遲瑀對曰

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

在後臣在省日久

瑀在隋朝爲內史侍郎故云然

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繁安

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

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初帝

遣馬元規慰撫山南南陽郡丞河東呂子臧獨據郡不從元規遣

使數輩諭之皆爲子臧所殺及煬帝遇弒子臧發喪成禮然後請

降拜鄧州刺史

南陽郡復為鄧州

封南陽郡公

廢大業律令頒新格

上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昔王導有言若

太陽俯同萬物使羣生何以仰照

事見九寸卷首元帝太興元年

今貴賤失位非

常久之道上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寢子陵加足於帝腹今諸

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公勿以為嫌 戊

寅隋安陽令呂珉以相州來降

隋安陽縣帶相州

以為相州刺史 己卯

祔四親廟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懿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天

賜曰懿王皇祖景王虔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

考元王暕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諡妃寶

氏曰穆皇后每歲祀吳天上帝於圓丘皇地祇於方丘神州地祇

於北郊以景帝配

神州地祇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杜州營州成州陽州九州之祇也

祀感生帝

於南郊五帝於明堂以元帝配

古者帝王之興必感五行之氣以生隋以火德王祀赤燄怒爲感帝

唐以土德王祀含樞紐爲感帝

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趙公世民爲秦王齊

公元吉爲齊王宗室黃瓜公白駒爲平原王

黃瓜縣蓋拓跋護所置在上邽界水經注

黃瓜水發源黃瓜谷西東流逕黃瓜縣北又東北歸於籍水籍水既與黃瓜水合又東逕上邽城南

蜀公孝基爲永

安王柱國道元爲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爲長平王鄭公神通爲永

康王安吉公神符爲襄邑王柱國德良爲新興王上柱國博叉爲

隴西王上柱國奉慈爲渤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

博叉奉慈兄子道元從父兄子也

癸未薛舉寇涇州

復以安定郡爲涇州

後魏置涇州治高平因涇水爲名

以秦王世民爲元帥將八總管兵以拒之從

永康王神通爲淮安王遣太僕卿宇文明達招慰山東以永安

王孝基爲陝州總管

義南初以河南陝縣爲宏農郡今爲陝州

時天下未定凡遷要之

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乙酉率隋襄甯主爲鄴國公

音鄴

諸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歷數有歸實惟

天命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禁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

選用 東都閭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

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元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讎恥未雪而兵力不

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

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然

卽以琮爲通直散騎常侍齋敕書賜密 丙申隋信都郡丞東萊

魏校來降拜冀州刺史

隋信都郡入唐爲冀州東萊郡爲萊州宋
白曰萊州古萊夷地春秋萊子之國齊滅

萊以在國之萬年縣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

周明帝二年分長安
爲萬年縣與長安並

東故曰東萊 居京城隋改爲大興縣唐受禪復爲萬年與長安並爲未縣萬年
縣治宣揚坊領朱雀街東五十四坊長安縣治長壽坊領街西五

十四坊隋煬帝改縣尉爲縣正尊改正爲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之六司唐復爲縣尉而六司各置佐史孫伏伽萬年法曹蓋隋官也武城縣漢之東武城也唐志屬貝州

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不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卽位而明日有獻鷄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不可不放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於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又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閒而然也願陛下慎

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

遠近 辛丑內史令延安靖公竇威薨以將作大匠竇抗兼納言

黃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

兼判皆非正官

威穆皇后之從叔父也沈達有

器局家世勳貴諸昆弟竝尙武藝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
哂之謂爲書癡仕隋爲秘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秘書十
餘歲其學業益廣時諸兄竝以軍功致位並顯交結豪貴賓客盈
門而威職掌閑散諸兄更謂威曰昔孔邛積學成聖猶狼狽當時
栖遲不偶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威笑而不答義兵起卽歸國時軍
旅草創五禮曠墜威既博物多識舊儀朝章國典皆其所定上嘗
謂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威奏議雍容每論政事得失多引古
爲喻上甚親重之或引入臥內嘗爲膝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

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爲天子公爲內史令本同末異一至於此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爲外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朝夕兢懼上笑曰公以后族誇我邪比見關東人與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眞足貴矣威性儉素家不樹產沒後室無餘貲

宇文化及開輜重於滑臺以王軌爲刑部尙書使守之引兵北趣

黎陽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度河

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壘於清淇救郡之衛縣古朝歌也隋開皇十六

年分置清淇縣大業初廢入衛縣李密蓋壁於故縣也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

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掎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

隔淇水也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奴卑隸破野頭耳隋書宇文述傳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

從其主爲父兄子弟竝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

宇文氏

能死諫反行弑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
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尙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
俯視良久嘆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
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圖爲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
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
世勣於塹中爲地道出兵擊之密又以輕騎焚其攻具化及大敗
時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
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雄武郎將于
洪建

楊帝募號果置左右雄武府雄武郎將以伯之

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儉上開府徐

師譽等入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如斛斯政之法

費斛斯政

見一百八十二卷大業十年彌彥案此則前元文都等以密降為

益楊帝者當作於洪建不當作命狐洪建

六典東都東城在皇城之東東曰宣仁門

皇泰主引見倣

等以儉為司農卿師譽為尚書右丞使具導從列饒吹還館玉帛

酒饌中使相率冊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

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以徐世勣為右武侯大將軍仍

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機略一稟魏公節度元文都喜於和

解謂天下可定於上東門置酒作樂

六典東都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永通北曰上東

自段達以下皆起舞王世充作色謂起居侍郎崔長文曰

六典起居郎因

起居注以為名起居注者記錄人君動止之事漢獻帝及西晉以後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錄自隋置為職員列為侍臣專掌其事每季為卷送付史官按隋志楊帝減內史舍人員加置起居舍人員然未有侍郎起居侍郎始見於此

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為耶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

有隙然猶外相彌縫陽爲親善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
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其刷蕩使至以後彼此通

懷七政之重伉公匡弼

日月五星謂之七政伉待也

九伐之利委公指揮

則官大司

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

密軍在鞏洛東郡城在西

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僞與和化及大喜恣
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

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於童山之下

隋志汲郡衛縣有童山

自辰

達酉密爲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

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化及入汲

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資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遣

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

隋內史省有通事舍人十六人

以軌爲滑州總管

東

郡為滑州滑州治白馬春秋魯之滑邑宋魏兵爭以滑京為重鎮隋開皇三年置滑州取滑臺為名

府記室與魏徵其掌文翰敬宗善心之子也房公蘇威在東郡隨

眾降密密以其隋氏大臣虛心禮之威見密初不言帝至艱危唯

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覩聖明時人鄙之化及聞王軌叛大懼

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

文超帥江淮排橫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於密文超子

蓋之子也化及猶有眾三萬北趣魏縣隋志魏縣屬武陽郡時李密改武陽郡為魏州密

知其無能為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乙巳宣州刺史周超

擊朱粲敗之宣州疑當作宜州丁未梁師都寇靈州復以靈武郡為靈州宋白曰靈州舊

富平縣地後魏孝昌二年置靈州驃騎將軍蒯興黎擊破之義師初起改隋屬揚

頭曰驃騎將軍突厥闕可汗遣使內附西突厥闕達度設處于會南隋亂自稱可汗初闕可

汗附於李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

西戎使者蓋南陽帝所置宋白曰西魏廢

帝二年以張拔為甘州隋大業以乃更附瓊與之拒軌為軌所敗

竄於遼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表裏至是內附尋為李軌所滅 薛

舉進逼高塘

隋志甯州定平縣有高塘城

遊兵至於幽岐

唐復以北地郡為幽州扶風郡為岐州

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瘧疾委軍事於長史判文

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

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

故有此言耳宐因機破賊何乃以勁敵邀王且賊聞王有疾必輕

我請耀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塘西南恃眾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

後壬子戰於淺水原

新志幽州宜祿縣有淺水原

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

六大將軍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宏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

拔高城收唐兵死者爲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 乙卯榆林賊帥
郭子和遣來使降以爲靈州總管 李密每戰勝必遣使告捷於
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
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
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眾文都聞之大懼與盧
楚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性庸懦恐其事不就遁其壻
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襲含嘉門考與日
河洛記
初元文都欲自爲御史盧楚等爲宣詔王世充固執以爲不可乃
止文都大恨盧楚私謂文都曰王世充是外軍一將非畱守達官
比者領軍屢爲奔徙吾方卹外姦且從捨過朝更宰制人事跋扈
縱橫此而不除恐爲國患文都曰未可卽殺且欲當朝上奏御前
縛之鎖繫於獄楚曰善文都懷奏入殿臨欲施行遣季卿私告之
世充遂奔含嘉以作亂是時宮中亦遣使傳告世充爲皇姨故也
初世充妻蕭氏早亡後有胡氏者復在自稱皇泰主乃以皇姨嫁
之至是爭權遂起兵馬文都等令趙方海前後追世充世充乃託

疾不受召按世充正爲與文都爭李密事相詠耳恐事不因此今不取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

乾陽殿陳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出遇世充

下馬降之跋野綱復姓將軍費曜田閤戰於門外不利文都自將宿衛

兵欲出元武門以襲其後元武門宮城北門長秋監段瑜稱求門鑰不獲

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復欲引兵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

充已攻太陽門得入太陽門宮東門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右掖門

西奔長安六典皇城在都城西北隅南面三門中曰端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呼盧楚同去楚曰僕

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之而去不義楚匿於太

官署太官署在光祿寺百僚在皇城之內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門見世充皇宮

左曰興教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人登紫微

觀觀門觀闕也問稱兵欲何爲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楚等橫見規圖

請殺文都計從刑典段達乃令將軍黃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
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慟哭遣之出與教門亂
斬如盧楚并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門納世充世充
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皇泰主謂世充曰
擅相誅殺曾不聞奏豈爲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強力敢及我邪世
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包藏禍心欲
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
內懷不臧違負陛下天地日月實所照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
類詞淚俱發皇泰主以爲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
太后世充被髮爲誓稱不敢有二心乃以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
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獲趙長文郭文懿殺之然後巡城告諭以

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惲爲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爲十頭悉以其黨主之勢震內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李密將入朝

於隋至溫

隋志溫縣屬河內郡

聞元文都等死乃還金墉 東都大饑私錢

濫惡大半雜以錫銀

隋開皇初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銀錫銀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乃詔禁出

錫銀之處不得私採立榜置樣錢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大業之季王綱弛紊私鑄益多錢轉薄惡初焉每千猶重二斤漸輕至一片或剪或鑿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錫銀固宜多矣○錢音環鐵音獵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

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爲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爲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盛德也老夫既荷厚禮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爲

伊靈以繼絕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冀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遠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爲人殘忍褊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名曠以字行孝嗣之元孫也性方正舉動純重少時客居偃師貧不能自給其兄文休以鬻書爲事文遠日閱書於肆遂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春秋於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之質問不數日卽辭去或問曰何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說悉紙上語耳至於奧

蹟之境彼猶未見尙何觀焉重聞其語召與反覆研辨嗟歎其能
文遠說經皆徧舉儒先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拆衷聽者忘
倦 庚申詔隋氏離宮遊幸之所並廢之 戊辰遣黃臺公發安

撫山南 己巳以隋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爲刑部尙書 隋河

閒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竇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
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
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爲之泣諸將曰
琮久拒我軍殺傷甚眾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
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爲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
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
者夷三族以琮爲瀛州刺史

復以河間郡爲瀛州宋白曰瀛州漢
爲河間國後漢爲樂成國後魏干樂

成縣立瀛州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

執戶曹河東張元素將殺之景城縣隋志屬河間郡民千餘

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

釋之以爲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爲黃門侍郎元素乃

起驍陽令宋正本隋志驍陽縣屬河間郡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

策建德引爲謀主建德定都樂壽隋志樂壽縣屬河間郡舊曰樂

初改今名劉向曰後魏移縣東北近古樂縣亭因改爲樂壽焉按

瀛州河間郡時治壽樂宋白曰太和十一年河間郡自樂城移於

於今樂壽縣西一里樂壽亭城隋開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

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果進圍甯州西魏置甯州於定安置幽州

縣皆屬北地郡大業初廢新平之甯州改定安之甯州爲幽州

唐初所北地之新平三水置幽州而以北地郡爲甯州治定安刺

史胡演擊卻之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玄乘勝直

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墻城

新志涇州保定縣有折墻城一作折證舉曰武帝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薛舉父子

時據遣使潛詣涼州復以武威郡為涼州宋白曰涼州之地本月氏居之後為匈奴右地漢武帝置涼州兼統

河隴之地而河西之地列置武威酒泉敦煌張掖四郡東郡之季

河西諸郡以去州隔遠自求立州為立雍州晉惠帝末張軌為涼

州刺史治姑臧為會府後分置諸州而武威始專涼州之名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軌大喜

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為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俟德冊拜軌為

涼州總管封涼王初朝廷以安陽令呂珉為相州刺史更以相

州刺史王德仁為巖州刺史是年五月王德仁來降先受朝命德仁未能有相州也六月呂珉以相州

來降故正授之新志以林慮縣置巖州正德仁所據地德仁由是怨憤甲申誘山東大使宇文

文明達入林慮山而殺之叛歸王世充己丑以秦王世民為元

帥擊薛仁果丁酉薛洮等四郡來降後周武帝遜吐谷庫以置洮陽郡尋置洮州大業初

改州爲
臨洮郡

隋江都太守陳棱求得煬帝之柩取宇文化及所聞輦

輅鼓吹粗備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

今揚州城西
北有雷塘塘

西有吳公臺用傳以爲陳吳明
徹攻廣陵所築弩臺以射城中

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

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伏威爲歷陽太守

大業十三年春
伏威據歷陽

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爲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

法興亦上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尙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

官以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爲司空蔣元超爲左僕射殷芊爲左

丞徐令言爲右丞判子翼爲選部侍郎李百藥爲府掾百藥德林

之子也 庚子詔贈隋高顯賀若弼薛道衡宇文弼董純李金才

李敏等官爵凡諸遭隋枉殺而子孫被流者皆放還鄉里 九月

隋襄國通守陳君賓來降拜邢州刺史

復以襄國爲邢州宋白曰
邢州禹貢衡漳之地春秋

邢族之國邢遷于夷儀卽其地秦兼天下於此置信都郡項羽改曰襄國蓋以趙襄子諡名之也石氏置襄國郡隋置邢州取古邢

國爲

名君賓伯山之子也

伯山陳文帝之子

虞州刺史韋義節

義甯元年以安邑虞

鄉夏三縣置安邑郡

武德元年曰虞州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壬

子以工部尙書獨孤懷恩代之初李密旣殺翟讓

見一百八十四卷義甯元

年頗自驕矜不恤士眾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爲

賞又厚撫初附之人眾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

懌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

此叙密致敗之由非一時之事密開洛

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

當主當也

又無文券取之者任意多少或離

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爲車馬所

輻踐

音

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荆筐淘米

洛水十里兩岸之閒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

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所以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卽以閏甫判司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謂旦夕可平王世充旣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而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旣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卽出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

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出擊密旗

旛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

以張永通宣周公之意故旗旛書永通字以表神助

癸丑至

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

兵出偃師阻邙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眾而

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

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

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

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

以待之彼欲關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

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

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倍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勦

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或
於眾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能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
於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驍勝而驍將銳卒多死又軍無府庫有功
不賞戰士心怠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
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
蔑不勝矣頊曰此老生之常譚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譚拂衣
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部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
營於偃師城北世充遣數百騎渡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
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
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

二人共騎一馬曰重騎

爲世充騎所逐刺槊

洞過知節迴身捩折其槊乘斬追者與行儼俱免密驍將孫長樂

等十餘人皆被重創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

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

北山卽伏谿北山

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甲寅旦將戰世充誓眾曰今日之戰非

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

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爲國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

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

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

陳前諜曰已獲李密矣

考異曰革命記曰世充先于眾中覓得一人眉目狀似李密者陰畜之而不令出師

至偃師城下與李密未大相接遂令數十騎將所畜人頭來云從

得李密充作不信遣眾共看罵言是密頭也遂于城下勒兵擲頭

與城中人城中人亦言是密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

頭也遂以城降今從壺關錄

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眾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

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頊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畱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元應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頊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郇元真妻子鄭乾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初郇元真爲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真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

此義帝元年春二月事

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畱元真

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爲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傷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眾謀待世充

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侯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虜彥藻每言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

是年二月彥藻死此亦叙日前事

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

事見一百八十四卷義甯元年

今失利而就之安

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眾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眾也眾既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眾伯當抱密號絕眾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

諸君必係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眾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日將軍家室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日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

漢王與項羽相距蕭何悉遣子弟詣軍天下既定論

功行封上曰何舉宗數十人隨我

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

就乎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朱粲亦遣使降隋皇泰主以粲爲楚王初密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卽位狐鳴于旁意甚惡之及將敗數有回風發於地揚沙激礫上屬於天白日爲晦屯營羣鼠相銜尾西北渡洛經月不絕 秦州總管竇軌擊薛仁果

不利驃騎將軍劉威鎮涇州

宋白曰魏黃初中分隴右爲秦州因秦初封也與州同理冀城冀城改爲

隴城縣時復以隴西郡爲秦州安定郡爲涇州

仁果圍之城申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

士感一無所噉惟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

平王叔良將兵至涇州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

塢人僞以城降叔良遣感帥眾赴之己未至城下叩城城中人曰

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

先還自帥精兵爲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

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爲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

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餒亡在旦

夕秦王帥數十萬眾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

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

感豐生之孫也

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

隋志扶風汧源縣西號之東秦州也後改

爲隴州大業三年廢州併入扶風郡義甯二年析扶風郡之

并源并湯南由安定郡之華亭置岐東郡也受禪改爲隴州擊

仁果於宜祿川宜祿川在臨涇二州間貞觀二年析斬首千餘

級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璿以女妓遺始畢可汗壬

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癸亥白馬道士傅仁均造戊寅歷

成唐受禪建國歲在戊寅故以名歷奏上行之授仁均員外散騎常侍譯仁果

屢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詐降作姓達厚撫

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考異曰新舊唐

書皆云薛舉遣仵士政僞降達士政劫達以見舉據實錄薛舉前已死此月達再擊仁果及士政劫達皆有日月今從實錄達

見仁果詞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

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得免辛未追諡隋太

上皇爲煬帝宇文化及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

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
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
負弑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
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
降寶建德數相關闕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恆其眾多亡化
及自知必敗歎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鳩殺秦王
浩卽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改元天壽署置百官

唐藩鎮始末

盧龍節度使治幽州統幽涿營瀛莫平薊嬀檀九州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敗其將李懷仙以其地歸國卽以爲幽州盧龍節度使大厯三年麾下朱希彩殺之自領節度使至七年其下李懷瑗殺之推朱泚爲節度使九年泚入朝泚弟滔代爲節度使德宗貞元元年滔死其姑子劉怱代爲節度使是年八月怱死子濟代立憲宗元和五年子總弒而代之穆宗長慶元年三月總納土遁去詔以張宏靖爲節度使七月朱克融囚宏靖而代之敬宗寶曆二年幽州軍亂殺克融立其少子延嗣大將李載義復殺延嗣而代之文宗太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八年志誠亦爲其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爲副後武宗會昌初偏將陳行泰殺元忠邀求節

鉞未報次將張絳復殺行泰求爲節制朝廷自用張仲武爲節度絳亦旋爲軍士所逐宣宗大中三年仲武卒子直方代立與其下不相能乃奔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繼爲留後四年八月繼卒軍中復推兵馬使張允仲爲留後懿宗咸通十三年允仲卒以其子簡會爲留後畏平州刺史張公素有威望奔京師朝廷遂以公素爲節度使僖宗乾符二年爲大將李茂勳所逐朝廷遂以茂勳爲節度使茂勳卒子可舉代爲節度中和四年爲其將李全忠所襲自焚死朝廷卽以全忠爲節度使全忠卒子匡威嗣昭宗景福二年爲其弟匡籌所逐朝廷卽以匡籌爲節度使乾甯元年爲李克用所攻匡籌奔京師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所殺其地爲克用所得克用以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天佑四年爲其子守光所囚守光

自爲節度使久之僭稱帝號後爲晉王存勖所破虜守光及其父仁恭斬之

滑青節度使李正己本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戾希逸入青州肅宗寶應中以軍候從討史朝義積功至兵馬使代宗廣德二年逐希逸而代其位遂保有滑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及李靈曜反諸道攻之其拔其地正己復取曹濮徐兗鄆凡有十五州號稱最大因徙治于鄆德宗建中二年疽發背死子納嗣納死子師古嗣憲宗元和初師古死弟師道嗣十三年拒命十四年爲其大將劉悟所誅

橫海節度使治滄州滄本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巡屬德宗建中三年孝忠遣程日華往滄州檢校府藏軍士卽殺刺史李固烈請曰

華知州事日華卽以州歸朝廷朝廷乃以日華爲橫海軍節度使
貞元四年日華卒子懷直自知畱後朝廷因而命之十一年從父
兄懷信逐懷直自爲畱後朝廷因而命之順宗永貞元年懷信卒
子執恭自爲畱後朝廷又因而命之後執恭改名權憲宗平淮西
權懼乃入朝固辭軍政朝廷以華州刺史鄭權代之元和十三年
以烏重允爲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又以杜叔良代之二年又以
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賜姓名李全略全略卽陰爲傳
久計殺其異己者以腹心代之敬宗寶曆元年全略死子同捷自
爲畱後文宗立欲以烏重允代之同捷不受命詔諸道討之太和
三年斬同捷滄景德棣四州皆平

宣武節度使治宋州德宗建中二年分永平節度巡屬宋毫潁三

州立宣武軍以劉洽爲節度使及李希烈反陷汴州興元元年洽進攻希烈克汴遂徙治焉因賜名元佐貞元八年元佐卒子士甯自爲留後朝廷不得已而命之九年爲大將李萬榮所逐代爲節度使十二年萬榮病其子廼欲圖嗣立大將鄧惟恭執廼送京師朝廷乃以董晉爲節度使十五年晉卒詔以行軍司馬陸長源代之軍中亂殺長源詔以劉全諒爲節度使未幾全諒卒軍士推元佐甥韓宏爲留後朝廷因而命之憲宗元和十四年宏始入朝詔以張宏靖爲節度使

淮西節度使統蔡中光三州治蔡州代宗大歷十四年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而代之朝廷因而命焉德宗建中三年反貞元二年爲大將陳仙奇所殺詔以仙奇爲節度使三年其將吳少誠

殺仙奇自爲畱後朝廷因而命之名其軍曰彰義十五年拒命詔諸道討之不克乃赦焉憲宗元和四年少誠死大將吳少陽殺其子元慶自爲畱後朝廷因而命之元和九年少陽死其子元濟自爲畱後詔遣諸道討之十二年擒元濟

成德軍節度使其初統恆趙深定易五州治恆州肅宗寶應元年史朝義敗亡其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五州歸國朝廷卽以爲五州節度使號爲成德軍賜忠志姓名李寶臣德宗建中二年卒子惟岳自爲畱後抗拒朝命爲其將王武俊所殺詔以武俊爲恆冀都團練使武俊不從執詔使與朱滔同叛建中四年復歸欵受朝命貞元十七年武俊卒詔以其子士真代爲節度使憲宗元和四年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爲畱後詔諸道討之五年復赦之十年又

討之十三年又赦之十五年承宗死其弟承元請帥於朝廷詔以田宏正爲成德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兵馬使王庭湊殺宏正自爲留後詔諸道討之不克二年赦之卽命以爲節度使文宗太和二年復命諸道討之不克三年復赦之八年庭湊死其子元逵自爲留後事朝廷甚謹詔命爲節度使宣宗大中九年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鼎朝廷因而命之十一年紹鼎卒軍中立其弟紹懿朝廷因而命之懿宗咸通七年紹懿卒紹鼎之子景崇代立朝廷因而命之僖宗中和三年景崇卒子鎔代立朝廷因而命之昭宣帝天祐二年改成德軍曰武順梁開平四年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爲成德梁貞明六年爲張文禮所殺

魏博節度使其初魏博德滄瀛五州治魏州代宗廣德元年以

史朝義降將田承嗣爲之二年承嗣請名其軍曰天雄從之大厯
十年抗拒朝命詔諸道討之十一年赦其罪仍寇盜不已旋命討
之旋復赦之十四年承嗣死其姪田悅自爲留後朝廷因而命之
德宗建中二年悅與李正己李維岳同反詔諸道討之興元元年
下詔罪己悅乃上表謝罪旋爲承嗣子緒所殺緒自爲留後貞元
十二年緒卒子季安自爲留後朝廷因而命之憲宗元和七年季
安卒子懷諫自爲留後軍中不服推立田興興以土地歸命朝廷
朝廷卽以興爲魏博節度使賜名宏正十五年移宏正爲成德節
度使以李愬爲魏博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王庭湊殺宏正起復
宏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討庭湊二年爲其將史憲誠逼而自
殺朝廷卽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文宗太和三年軍亂殺憲誠推

何進滔知畱後詔卽以爲魏博節度使開成五年進滔卒子重順
自爲畱後朝廷因而命之賜名宏敬懿宗咸通七年宏敬卒子全
皞自爲畱後朝廷因而命之十一年軍亂殺全皞推韓君雄爲畱
後朝廷因而命之賜名允中僖宗乾符元年允中卒子簡自爲畱
後朝廷因而命之中和三年爲其將樂行達所殺朝廷卽以行達
爲節度使賜名彥禎文德元年爲軍中所惡懼禍自乞爲僧眾推
部將趙文珩爲主已而又殺之推牙將羅宏信爲畱後宏信殺彥
禎朝廷卽以宏信爲節度使昭宗光化元年宏信卒子紹威自爲
畱後朝廷因而命之梁開平四年卒梁以其子周翰爲天雄畱後
昭義節度使統相衛洛邢貝磁六州治相州肅宗寶應元年史朝
義敗亡其將薛嵩以相衛邢洛歸朝代宗廣德元年詔以嵩爲相

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大歷八年嵩卒弟粵代爲畱後十年爲其將裴志清所逐帥其眾歸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承嗣遂取相衛洛貝四州朝廷唯得邢磁二州久之以李抱真爲昭義節度使統澤潞磁邢洛五州治潞州自此以後命帥皆出朝廷德宗貞元二十年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問軍中所欲立者盧從史結監軍以求之遂以爲節度使憲宗元和五年朝廷以計誘執從史以孟元陽爲節度使自此以後皆出朝廷命帥至敬宗寶歷元年節度使劉悟卒其子從諫復謀襲位朝廷竟從其請武宗會昌三年從諫卒子稹抗拒詔命命諸道討之四年爲其將郭誼所殺詔以盧鈞爲昭義節度使自是以後命帥俱出朝廷僖宗中和元年昭義將成麟殺節度使高潯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復

殺成麟自稱雷後徙鎮邢州潞州遂爲李克用所取昭宗龍紀元年方立爲克用所攻飲藥自殺其弟遷自爲雷後大順元年遷力屈降邢洺磁三州盡爲克用所取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

起十月盡十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之中

戊寅武德元年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

骨咄祿升御座以寵之 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

喜謂其徒曰我擁眾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

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

乎己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眾心頗怨既

而以密爲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親禮之常呼爲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 封襄武公琛爲襄武王黃臺公瑗爲廬江王 庚辰詔右翊衛大將軍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山東諸軍並受節度以黃門侍郎崔幹爲副 鄧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破之子臧言於元規曰粲新敗上下危懼請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力彊食盡致死於我爲患方深元規不從子臧請獨以所部兵擊之元規不許旣而粲收集餘眾兵復大振自稱楚帝於冠軍改元昌達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坐公死矣粲圍鄧州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

亦死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
陳於闕下 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王世充爲太尉尙書令總
督內外諸軍事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世充以裴
仁基父子驍勇深禮之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
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
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

隋志河內郡修武縣開皇十六年析置武陟郡劉昫曰武陟漢懷
縣地故城在今縣西考異曰舊唐書高季輔傳云與李厚德來降
按以武陟來降者乃育德非厚德也拜武陟刺史 新舊志皆云武德二年李厚德以
州通鑑二年書厚德逐王世充殷州刺史以獲嘉來降 以厚德刺殷州二志皆云四年置殷州差殊如此當考 育德諤之
孫也 李諤見一百七十六卷 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閔甫高季輔等

或以城邑或帥眾相繼來降初北海賊帥恭公順

大業初以青州爲北海郡恭姓

也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

謂克在旦夕不爲備明經劉蘭成糾合城中驍健百餘人襲擊之

劉蘭成營應明經科因稱之新唐志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則明經科起于隋也城中見兵繼之公順

大敗棄營走郡城獲全於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爲六軍各將

之蘭成亦將一軍有宋書佐者離間諸軍曰賜帝改郡諸曹參軍爲書佐蘭成

得眾心必爲諸人不利不如殺之眾不忍殺但奪其兵以授宋書

佐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謀欲奉以爲主固辭乃

以爲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蘭成簡軍中驍健者百五十

人往抄北海距城四十里畱十人使多芟草分爲百餘積二十里

又畱二十人各執大旗五六里又畱三十人伏險要蘭成自將十

人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鼓聲卽抄取人

畜亟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中遠望無煙塵皆出樵牧口向中
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鉦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十餘
頭及樵牧者而去蘭城度抄者已遠徐步而還城中雖出兵恐有
伏兵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還旣而城中知
蘭成前者眾少悔不窮追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
抵城門城中入競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兵總至郡兵奔馳
還城公順進兵圍之蘭成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蘭成撫存老
幼禮遇郡官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時海
陵賊帥臧君相隋志海陵縣屬江都郡聞公順據北海帥其眾五萬來爭之
公順眾少聞之大懼蘭成爲公順畫策曰君相今去此尙遠必不
爲備請將軍倍道襲擊其營公順從之自將驍勇五千人齎熟食

倍道襲之將至蘭成與敢死上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

其抄者負擔向營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器

燒器銅釜之屬

詐爲抄

者擇空而行聽察得其號及主將姓名至暮與賊比肩而入負擔

巡營知其虛實得其更號

更號持更之號

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

於主將幕前交刀亂下殺百餘人賊眾驚擾公順兵亦至急攻之

君相僅以身免

考異曰舊書作劉蘭云頗涉經史舊言成敗然性多凶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于時北海完富蘭

利其子女玉帛與羣盜相應破其鄉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蘭帥宗黨歸之革命記序其事頗詳今從之

俘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還由是公順黨眾大盛及李密據洛

口公順以眾附之密敗亦來降 隋末羣盜起冠軍司兵李襲譽

按新書李襲譽傳仕隋爲冠軍府司兵考之隋志冠中輔國將軍從六品耳其府司兵當在流外小官也說西京閨守

陰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貧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

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募兵山南世師許之上克長安自漢

中召還爲太府少卿

隋避諱以漢中爲漢川郡唐復曰漢中仍改郡曰梁州梁洋等州皆在長安南山之南

乙未附襲譽籍於宗正襲譽襲志之弟也少通敏有識度歷官揚

州大都督府長史爲江南道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江都俗好商賈

不事農桑襲譽乃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

利美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祿必散之宗親或有餘資

盡以爲書及罷揚州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有賜田

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

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求於人

哉 丙申朱榮寇浙州

隋志鄞州內鄉縣漢浙縣地後周改爲中鄉隋改爲內鄉武德二年置浙州又按隋

志浙陽郡西魏置浙州治南鄉縣朱榮所寇蓋南鄉之浙州

遣太常卿鄭元璠帥步騎一萬擊

之是月納言竇抗罷爲左武侯大將軍執以外戚甚爲帝所親

禮帝聽朝或引升御坐退朝則延入臥內命之捨敬縱酒談謔敦

平生之歡每呼爲兄而不名也然止於陪侍宴游而已未嘗干政

務十一月乙巳涼王李軌卽皇帝位改元安樂考異曰按軌傳云軌稱涼王卽

改元安樂今據實錄戊申王軌以滑州來降李密既敗王軌來降薛仁果之爲太

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眾心猜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

是國勢浸弱秦王世民至高墪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

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

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

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

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

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
飲者數日羅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
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迤羅睺併兵擊之玉戰幾
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引兵還戰世民帥驍
騎數千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睺士卒大潰斬首千
餘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寶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
破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
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
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

渾姓也

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

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已酉出降
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

補註薛舉父子盜有隴西之地五年而滅

諸將皆賀因

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眾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近墟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喉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閒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爲王府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辭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辭舉虐殺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

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詔以員外散騎常侍姜蕓爲秦州刺史蕓撫以恩信盜賊悉歸首士民安之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東至於

海南至於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而未有所屬時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見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爲祕書丞徵乃乘傳至黎陽

遣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

隋志

陽翟縣屬襄城郡

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

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

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

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啟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歎

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眞純臣也以爲黎州總管封曹國公賜

姓李封其父蓋爲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改封舒國公授散騎常

侍以孝恪爲宋州刺史

復以梁部爲宋州此時唐未能有宋州也

使與世勣經略虎牢

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始密之敗也世勣弟威爲王世充所得

世充逼令以書招世勣感曰家兄立身不虧名節今已事主君臣

分定決不因感造次改圖卒不寫作書世充怒而殺之時年十五

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坂行軍總管趙慈景尙帝女桂

陽公主爲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 癸亥秦王世民至

長安斬薛仁果於市賜常達帛三百段

賞其不屈也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匹布三端

四斤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匹

贈劉威平原郡公諡忠壯撲殺忤士

政於殿廷以張貴尤淫暴腰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羣臣曰請公

其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

等豈有種乎如薛仁果君臣豈可不以爲前鑑也已巳以劉文靜

爲戶部尙書領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復殷開山爵位 李密騎箕

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遇大朝

會密爲光祿卿當進食

六典光祿卿之職掌邦國酒醴膳羞之士總太官珍羞良醖掌醴四署之官而制會

燕饗則節其等差量其豐約以供焉故當進食

深以爲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

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此伯當心亦快

快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

密封徐世勣爲東海公

襄陽公在羅口

襄陽公未知爲誰按密將張善相時爲伊州刺史據襄城自襄城北出則羅口蓋李密封善相爲襄

城公伯當指言之也襄陽公疑當作襄城公

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

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眾皆

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籍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

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

齊世宗武德元年

猶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

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蒿蓬蒿之屬叢生於地人

皆賤其無用刻蒿爲箭射之蒿中言其無用而不足惜也北齊源文宗曰國家視淮南同於蒿箭蓋蒿箭之言尚矣今使二

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眾之未下者

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后

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

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

間也密閏甫再拜受命上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考異曰高祖實錄未幾聞

其下兵皆不附上世充令密收集餘眾以圖洛陽密言于高祖曰臣入朝日淺不願違離又在朝公卿未甚委任願得陛下腹心左右與臣同去高祖曰朕推赤心于人人終無疑

阻但有益國利人即當專決今從蒲山公傳有大鳥五集於樂

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爲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

有得元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

所以賜大禹也

隋志宗城縣屬清河郡舊曰廣宗仁壽元年改焉避煬帝諱也景城縣屬河間郡舊曰成平開皇十

八年改隋改恆州爲會稽郡開平十士錫元圭告成功蓋堯錫之也宋正本等引爲天瑞以詔建德過矣請改國號

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爲納言德紹爲內史侍郎鴻臚卿崔敬素

謂其族兄信明曰夏王英武有并吞天下之心士女襁負而至者

不可勝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

乎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漁者尙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賊中求

斗筭之職遂踰城而遁隱於太行山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

考異曰革命記云須拔眾散奔突厥突厥以爲南面可汗今從唐書

其將魏刀兒代領其眾據深澤

掠冀定之間

隋志深澤縣屬博陵郡劉昫曰治漳沱河北宋白曰以界內水澤深廣名縣時復信都郡爲冀州博陵郡

爲定

眾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僞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

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眾易定等州皆降
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稜增崔履行遲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可使
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闕曰賊雖登城汝
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醺然後白衣衰經杖竹
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面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
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之
以爲內史令 十二月壬申詔以秦王世民爲太尉使持節陝東
道大行臺其蒲州河北諸府兵馬竝受節度

復以河東郡爲蒲州
河北謂大河以北黎

相之地諸府
諸總管府

癸酉西突厥曷薩那可汗自字文化及所來降

隋

帝以曷薩那可自從
楊帝弒從化及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

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圍嚴急君素爲木鷲置表於頸具

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

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

爲陳利害君素不從

考異曰高祖實錄令宇文士及爲陳利害按宇文文化及爲賈建德所擒士及乃自歸于唐

實錄誤也

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

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考異

日實錄云妻號慟而去今從隋書

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

嘗不歔歔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瀋邱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

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今城池

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君素性嚴明善御

眾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

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殺君素以降傳首長安君素遣朝散大夫

解人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他所

解漢古縣也後魏曰安定西魏改曰南解又改曰綏化又曰虞

鄉武德元年更名解縣別置虞鄉縣並屬蒲州

聞之赴救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與數百

人悉誅之復乘城拒守獨孤懷恩引兵圍之 丁丑襄陽平太守

鄧暉以柳城北平二郡來降以暉為營州總管

隋置襄平柳城郡皆在遼西郡柳城

縣界北平郡即平州盧龍之地時復以遼西郡為營州

辛巳太常卿鄭元璿擊朱粲於商

州破之

復以上洛郡為商州

初宇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

其使者為煬帝發喪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建

德開道皆劇賊耳吾聞唐公已定關中人皆歸之此真吾主也吾

將從之敢沮議者斬曾張道源慰撫山東甄遂奉表與漁陽上谷

等諸郡皆來降癸未詔以藝為幽州總管

隋大業初置漁陽郡于無終唐復以承郡為幽

州考異曰創業社藝以武德元年二月降舊唐書云三年新書云二年皆誤也今從實錄

薛萬均世雄之子也

薛世雄死見一百八十四卷義甯元年與弟萬徹俱以勇略為藝所親待詔以萬均

為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為車騎將軍武安縣公竇建德既克冀

州兵威益盛帥眾十萬寇幽州藝將逆戰萬均曰彼眾我寡出戰

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為陳彼必渡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

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渡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渡

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

奴等縣霍堡蓋世亂霍氏宗黨築堡以自固雍奴漢古縣唐志屬幽州天寶改為武清縣藝復邀擊敗之

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藝得隋通直謁者溫彥博

以為司馬隋煬帝置謁者臺有司朝謁者通事謁者通直謁者將事謁者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

成之詔以彥博為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為中書侍郎兄大雅

時為黃門侍郎與彥博對居近密黃門侍郎居門下省謂之東省中書侍郎居中書省謂之西省

故曰對時人榮之 以西突厥曷薩那可汗為歸義王曷薩那獻

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乙酉車

駕幸周氏陂過故墅丁亥還宮 水經注白渠尾入陳陽而東南注于渭故渠逕漢丞相周勃冢南冢

北自尉氏冢故渠東南有周氏曲渠又南逕漢景帝陵南又東南注於渭周氏曲即周氏陂也在高陵縣界故墅在高陵縣西十里

店上舊所居也武德六年名龍躍宮 初堯豪旁企地以所部附辭舉 初堯姓也及辭仁

果敗企地來降雷長安企地不樂率其眾數千叛大南山出漢川

此自長安南山諸谷出漢川漢川即漢中 所過殺掠武侯大將軍龐玉擊之為企地所

敗企地行至始州 晉安漢梓潼縣廣漢郡治焉宋置南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安州西魏改為始州大業初改為

普安郡唐復為始州 掠女子王氏與俱醉臥野外王氏拔其佩刀

斬首送梁州 唐改漢川郡為梁州 其眾遂潰詔賜王氏號為崇義夫人 壬

辰王世充帥眾三萬圍穀州 新安縣後周置中州及東垣縣州尋廢開皇十六年置穀州仁壽四年州

寢又廢新安入東垣大業初改名新安縣屬河南郡義甯
二年破段達置新安郡武德元年改穀州取穀水爲名 刺史任

瓌拒卻之 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周宣王封其弟友

鄭縣後魏置東雍州及華山郡西魏改曰華州開皇初州廢大業
初郡廢爲鄭縣屬京兆郡義甯元年折京兆之鄭華陰置華陰郡

尋改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

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勢來令密留所

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

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勅云有人確執不許此潛行矣吾今若還

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開皇十六年分閩鄉陝道桃林縣取古
桃林之塞以名縣也在陝西四十五里

○閩音閩 收其兵糧北走渡河北信達熊州宜陽縣後魏置宜陽
郡東魏置陽州後周

改曰熊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屬河南郡義甯二年破段達
置宜陽郡武德元年置熊州取熊耳山以名州杜佑曰熊州今福

昌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曰主上待明

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旣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環史萬寶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爲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爲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閻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強者爲雄明公非亡甫爾誰相聽受且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平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

者詎肯深言不諱乎願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
措身閩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
之閩甫絳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寔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
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恐終無益也密
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監還京師家人請
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幘離藏刀裙下詐爲妻妾
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眾直趣南山乘
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應接五代志襄
城郡東魏置北荊州後周改曰和州開皇初改曰伊州大業初改
曰汝州尋改爲郡李密復開皇舊州名杜佑曰伊州今陝西縣
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
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

眾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尙詐不可

爲公言之因令其眾曰惟我馬首是瞻卽帥眾踰熊耳山

熊耳山在熊州

南南據要道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潛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

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

洛州卽洛陽

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

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

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旣度陝以爲餘不足慮遂擁眾徐行果

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

傳首長安

考異曰河洛記密因執驛使者斬之曉入桃林詐縣官翻據縣城中驚悸莫敢當者驅掠畜產趨南山時左翊

衛將軍上柱國太平公史萬寶在熊州旣聞密叛遣將劉善武領

兵追擊善武兄善緒往在洛口爲密所屠善武因此發憤志在取

密密十日夜倍道兼行追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連戰轉

鬬鬬一步一前驅密於邢公山與王伯當死之今從實錄及舊書

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仍鎮熊州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
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爲
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衛舉軍縞素葬密於黎陽山南密素
得士心哭者多歐血初密亡命鴈門變姓名教授時有魏先生者
隱梁宋間密與往來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
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
謀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密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
不能救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
傑耳因極陳帝王將帥與亂世雄傑所以興廢成敗曰吾嘗望氣
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密拂衣而起曰豎儒不足與
計事遂脫身西走終於覆敗 隋右武衛大將軍李景守北平高

開道園之歲餘不能克遼西太守鄧曇將兵救之景帥其眾遷於

柳城後將還幽州於道爲盜所殺開道遂取北平進陷漁陽郡有

馬數千匹眾且萬人自稱燕王改元始興都漁陽死是懷戎沙門

高曇晟

劉昫曰懷戎後漢之譚縣屬上谷郡北齊改爲懷戎縣隋屬幽州涿郡

因縣令設齋士民大

集曇晟與僧五十人擁齋眾而反殺縣令及鎮將自稱大乘皇帝

立尼靜宣爲邪輪皇后改元法輪遣使招開道立爲齊王開道帥

眾五千人歸之居數月襲殺曇晟悉并其眾有犯法不至死者

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

六典監察御史蓋職秦監御史以名官晉孝武太元中

創置檢校御史後周秋官府有司憲族下士隋初改爲監察御史

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

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

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

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

擢授侍御史

杜佑曰唐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彈公廨雜事推者掌推鞠彈者掌彈舉公廨知公廨事雜事臺事總悉

制索立義深之曾孫也上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尙書

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世不易其業

敵魏武使彌衡擊鼓衡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

爲伶人之衣唯齊末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

爲殷鑑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

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

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陳嶽論曰受命之主發號出令爲子孫法一不中理則爲厲階

今高祖曰業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則已授之而非胡不

可追歟君人之道惡得不以業已授之爲誠哉

李軌吏部尙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爲謀主碩見諸胡浸盛

陰勸軌空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尙書安脩仁有隙

其後安脩仁兄弟縛軌以歸于

唐卒如梁碩所慮

軌子仲琰當詣碩碩不爲禮乃與修仁共譖碩於軌誣

以謀反軌酖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

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

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爲本豈可

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雖被任使心終不服

謝統師等爲軌所執見一百八十四卷義甯二年

一密與羣胡爲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百

姓仇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

散之以飼羸小乎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

由是士民離怨

爲李軌敗亡張本

竊效王蘇伐勃駃遣使來朝尋卒子

蘇伐翹立

是歲處士王通卒通字仲淹漢徵君霸之後也始生

時父隆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祖僕僕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
平地二化爲天一能以眾正可以王矣但上德而居下位非其時
也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三歲知書時稱神童開皇
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敎天下何爲而一乎通時年六歲侍
側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之歎其憂王綱不振生民勞於
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拜而受之年十
四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朗正學於
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始冠慨
然有濟世之意因西遊長安獻策旣不用乃退而續詩書正禮樂

修元經贊周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泰山
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鄭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
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北面爲
弟子其餘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賈瓊嘗問息謗通曰
無辯問止怒曰不爭又問羣居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通嘗
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
之國也國鳥媒也取鳥者每以其鳥之一類生繫於林以引其鳥之來曰國。國音詭又音由見譽而喜者
佞之媒也絕國去媒讒佞遠矣又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
也好成者敗之本也頗廣者狹之道也又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
動不可與久處又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
寡尤小人多怨又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

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至是有疾召辟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以召我吾不起矣寢疾數日而終時年三十四門弟子會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諱諡曰文中子通性至孝母疾不交睫者三月人有問者必泣拜以送迎父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歛容或問人善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服用儉素綺羅錦繡不入於室宴賓無二饌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祭之酒成禮則止鄉人有窮而相乞者曰爾于我乎取之母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往必先反必後有水土之役則具舂鍤以

往鄉人社必與執事故通之鄉無爭者所著禮論三十五篇樂論二十篇起自漢魏迄於晉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贊易七十篇依春秋體例自晉惠永熙迄於陳亡作元經五十篇共八十卷其門人辭收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為主客問答之說十篇號曰中說

嚴衍曰貞觀中通仲弟恬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太尉長孫無忌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恬直言非辜於是無忌與淹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通季弟靜與尚書陳叔達善叔達方撰隋史靜以通世家與叔達使編之叔達亦避無忌之讎藏而不出故通傳不載於隋史衍以爲古人每論議必稱其師唐室元勳如房元齡魏徵李靖溫大雅陳叔達等皆通受業門人也而未嘗有一語表章師道何歟况徵與叔達實撰隋史但爲無忌之故遂淹沒一代之大儒此無論事師之道愧於古人卽以史職言之亦有蔽賢之罪矣夫叔達固不足資賢如魏徵乃亦畏避讎勢而昧其秉錄之好與故特考其卒之年歲而書之兼採其言論風采著爲小傳以俟後之覽者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十六終